

卷三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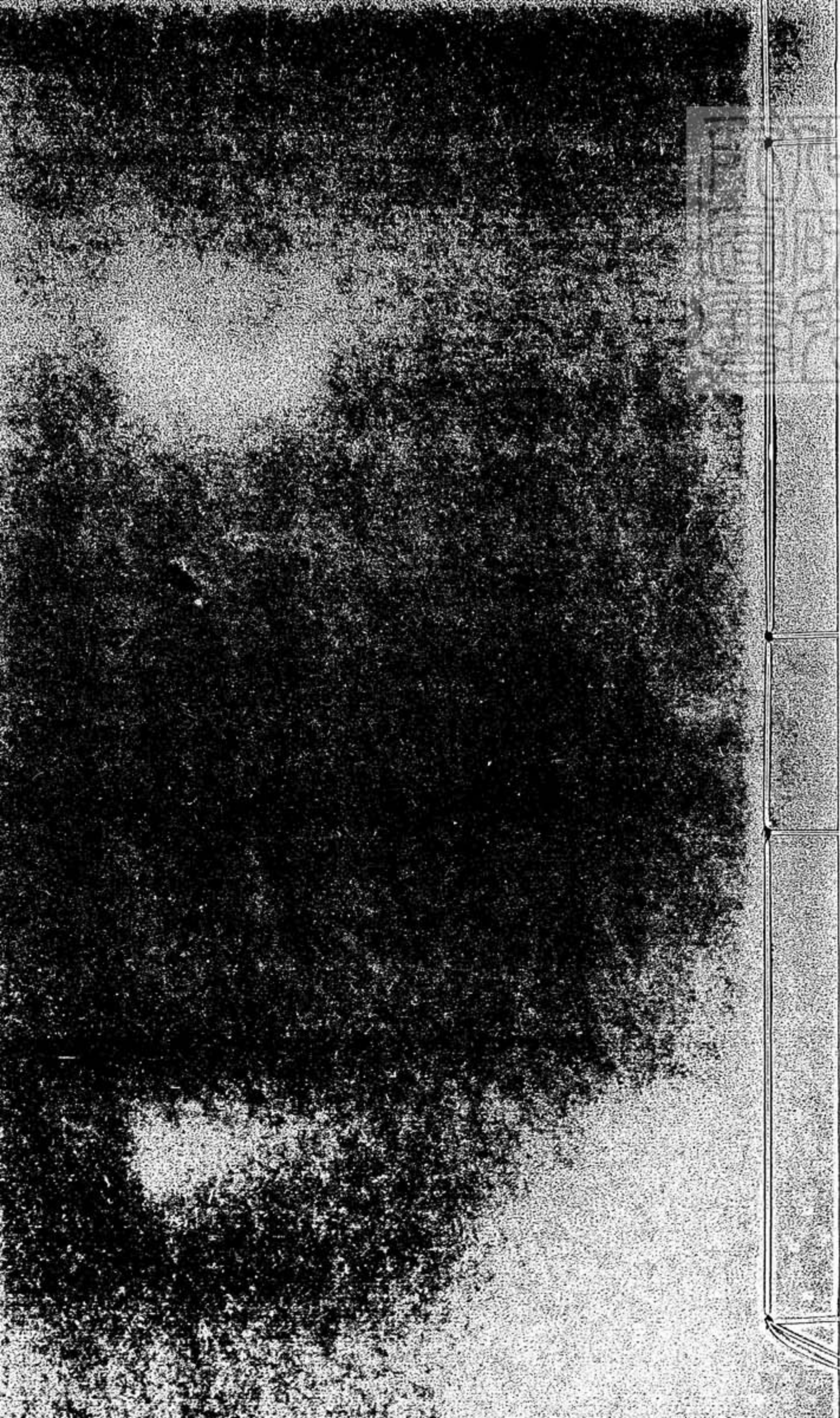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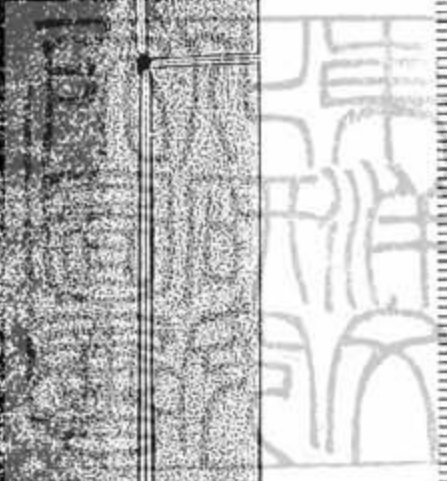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海鼈曾欺井內蛙

強中更有強中手

大鵬張翅繞天涯

莫向人前滿自誇

這四句詩奉勸世人虛已下人勿得自滿古人說得

好道是滿招損謙受益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語

四不可盡

勢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

便宜不可占盡

聰明不可用盡

你看如今有勢力的不做好事往往任性使氣損人

害人如毒蛇猛獸人不敢近他見別人懼怕沒奈何他意氣揚揚自以爲得計却不知八月潮頭也有平下來的時節危灘急浪中趁着這刻兒順風扯了滿蓬望前只顧使去好不暢快不思去時容易轉時甚難當時夏祭商紂貴爲天子不免竄身於南巢惡頭於太白那桀紂有何罪過也無非倚貴欺賤恃強凌弱總來不過是使勢而已假如桀紂是箇平民百姓還造得許多惡業否所以說勢不可使盡怎麼說福不可享盡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晉時石崇太尉與皇親王愷鬪富以

沃金以蠟代薪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廁間皆用綾羅供帳香氣襲人跟隨家僮都穿火浣布衫一衫價值千金買一妾費珍珠十斛後來死於趙王倫之手身首異處此乃享福太過之報怎麼說便宜不可占盡假如做買賣的錯了分文入己滿臉堆笑却不想小經紀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喫飽飯我貪此些須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有占便宜詩云

我被蓋你被你瓊蓋我瓊你若
有錢我共使我若無錢用你錢
上山時你扶我腳下山時我靠你
肩我有子時你做你壻你有女時
伴我眠你依此誓時

我死在你後我違此誓時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這詩時人人都要如此誰是欲子肯來丞相
讓就是一時得利暗中損福折壽自己不知所以佛
家勸化世人喫一分虧受無量福有詩爲證

得便宜處欣欣樂

不遂心時悶悶憂

不討便宜不折本

也無歡樂也無愁

說話的這三句都是了則那聰明二字求之不得如
何說聰明不可用盡見不盡者天下之事讀不盡者
天下之書參不盡者天下之理寧可懵懂而聰明不
可聰明而懵懂如今且說一箇人古來第一聰明的

他聰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時畱下花錦般一段文章
傳與後生小子恃才誇已的看樣那第一聰明的
誰

吟詩作賦般般會

打諢猜謎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

定知顏子再投生

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有一名儒姓蘇名軾字子
瞻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州眉山氏一舉成名官拜
翰林學士此人天資高妙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有李
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趙公王安石
先生門下荆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恃聰明頗多譏諷

荆公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虫爲蚕。古人製字定非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公認以爲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共是九箇。荆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爲湖州刺史。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巧弄唇

東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滿朝京作寓於大相國寺

內想當時因行罪於荆公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左右備脚色手本騎馬投王丞相府來。離府一箭之地東坡下馬步行而前。見府門首許多聽事官吏紛紛站立。東坡舉手問道。列位老太師在堂上否。守門官上前答道。老爺晝寢未醒。且請門房中少坐。從人取交牀在門房中。東坡坐下。將門半掩不多時。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纏頭大帽穿青絹直裰。攏手洋洋出來下階。眾官吏皆躬身揖讓。此人從東向西而去。東坡命從人去問相府中適纔出來者何人。從人打聽明白回覆是丞

相老爺府中掌書房的姓徐，東坡記得荆公書房中寵用的，有箇徐倫，二年前還未冠，今雖冠了，面貌依然，叫從人，既是徐掌家，與我趕上一步，快請他轉來。從人飛遶去了，趕上，徐倫不敢於背後呼喚，從傍邊搶上前去，垂手侍立於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蘇爺的長班，蘇爺在門房中講徐老爹相，見有句話說：徐倫，問可是長鬍子的蘇爺？從人道：正是東坡，是箇風流才子，見人一團和氣，平昔與徐倫相愛，時常寫扇送他。徐倫聽說是蘇學士，微微而笑，轉身便回。從人先到門房，回復徐掌家到了。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

意思要跪下去，東坡用手攙住，這徐倫立身，內書房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參謁丞相，知會徐倫，俱有禮物，單帖通名。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徐倫自小書房答應職任烹茶，就如舊主人一般。一時大不起來，蘇爺却全他的體面，用手攙住道：徐掌家，不要行此禮。徐倫道：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茶。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凡門生知友往來，都到此處。徐倫引蘇爺到東書房，看了坐命童兒烹好茶，伺候蘇爺小的奉老爺遣差往太醫院取。

藥不得在此伏侍，怎麼好。東坡道：且請治事。徐倫去後，東坡見四壁書櫥關閉，有鎖文几上只有筆硯，更無餘物。東坡開硯匣，看了硯池，是一方綠色端硯，甚有神采。硯上餘墨未乾，方欲掩蓋，忽見硯匣下露出些紙角兒。東坡扶起硯匣，乃是一方素箋，疊做兩摺，取而觀之，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認得荆公筆跡。題是咏菊，東坡笑道士別三日，換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爲官時，此老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同了。正是江淹才盡，兩句詩不曾終韻，念了一遍呀。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這兩句詩怎麼樣。

西風昨夜過園林

吹落黃花滿地金

東坡爲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一年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爲和風，夏天爲薰風，秋天爲金風，冬天爲朔風。和薰金朔四樣風，配着四時。這詩首句說西風，西方屬金，金風乃秋令也。那金風一起，梧葉飄黃，羣芳零落。第二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黃花卽菊花。此花開於深秋，其性屬火，敢與秋霜鏖戰，最能耐久。隨你老來焦乾枯爛，並不落瓣。說箇吹落黃花滿地金，豈不是錯誤了。興之所發，不能自己，舉筆砥墨，依韻續詩。

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便寫了。東坡愧心復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見了。此詩當面搶白。不像晚輩體面。欲待袖去。以滅其迹。又恐荆公尋詩不見。帶累徐倫。思算不妥。只得仍將詩稿摺疊。壓於硯匣之下。蓋上硯匣。步出書房。到大門首。取脚色手本付與守門官吏。囑付道。老太師出堂。通稟一聲。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齋過表章。再來謁見。說罷。騎馬回下處去了。不多時。荆公出堂。守門官吏雖蒙蘇

爺囑付。沒有紙包相送。那箇與他稟請。只將脚色手本和門簿繳納。荆公也只常規未及觀看。心下記着菊花詩二句。未完韻。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回來。荆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荆公也隨後入來。坐定。揭起硯匣。取出詩稿一看。問徐倫道。適纔何人到此。徐倫跪下。稟道。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曾到荆公看其字跡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口中不語。心下躊躇。蘇軾這箇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疎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裏。將他削職爲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

辨也。怪他不得，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單看黃州府餘官俱在，只缺少箇團練副使。荆公暗記在心，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房柱上。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蘇軾才力不及左遷黃州團練副使。天下官員到京上表章，陸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東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荆公爲改詩觸犯，公報私仇，沒奈何，也只得謝恩朝房中，纔卸朝服，長班稟道丞相爺出朝。東坡露堂一恭，荆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飯，東坡領命回下處修書，打發湖州跟官人役。」蘇軾衙管家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午牌過後，東坡



素服角帶，寫下「新任黃州團練副使」四字。乘馬來見丞相，領飯門吏通報。荆公分付請進到大堂拜見。荆公待以師生之禮，手下點茶。荆公開言道：「子瞻左遷黃州，乃聖上主意。老夫愛莫能助，子瞻莫錯怪老夫。否東坡道：「晚學生自知才力不及，豈敢怨老夫。師荆公笑道：「子瞻大木，豈有不及？只是到黃州爲官閒暇無事，還要讀書博學。東坡曰：「窮萬卷才，壓千八今日勸他讀書博學，還讀什麼樣書？」口中稱謝道：「承老太師指教，心下愈加不服。」荆公爲人至儉，餽不過四器酒，不過三杯飯，不過一箸。東坡告辭，荆公送下

滴水簷前携東坡手道老夫幼年燈窓十載深成一
症老年舉發太醫院看是痰火之症雖然服藥難以
除根必得陽羨茶方可治有荆溪進貢陽羨茶聖上
就賜與老夫老夫問太醫院官如何烹服太醫院官
說須用瞿塘中峽水瞿塘在蜀老夫幾欲差人往取
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
倘尊眷往來之便將瞿塘中峽水携一甕寄與老夫
則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東坡領命回相國
寺次日辭朝出京星夜奔黃州道上黃州合府官員
知東坡天下有名才子又是翰林講官出郭遠迎

時上自公堂上任過月之後家眷方到東坡在黃
與蜀客陳季常爲友不過登山玩水飲酒賦詩軍
務民情秋毫無涉光陰迅速將及一載時當重九之
後連日大風一日風息東坡兀坐書齋忽想定惠院
長老曾送我黃菊數種栽於後園今日何不去賞玩
一番足猶未動恰好陳季常相訪東坡大喜便拉陳
慥同往後園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見滿地鋪金枝
上全無一朵說得東坡目瞪口呆半晌無語陳慥問
道子瞻見菊花落瓣綠何如此驚詫東坡道季常有
所不知平常見此花只是焦乾枯爛並不落瓣去歲

在王荆公府中見他咏菊詩二句道西風昨夜過園
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小第只道此老錯誤了續詩二
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却不知黃
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遷小第到黃州原來使我
看菊花也陳慥笑道古人說得好

廣知世事休開口
假若連頭俱不點

縱會人前只點頭
一生無惱亦無愁

東坡道小弟初然被謫只道荆公恨我摘其短處公
報私仇誰知他到不錯我到錯了真知灼見者尚且
有誤何況其他吾輩切記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

失長一智耳東坡命家人取酒與陳季常就

花之下席地而坐正飲酒間門上報道本府馬太
常拜訪將到東坡分付辭了他罷是日兩人對酌閒
談至晚而散次日東坡寫了名帖答拜馬太守馬公
出堂迎接彼時沒有迎賓館就在後堂分賓而坐茶
罷東坡因叙出去年相府錯題了菊花詩得罪荆公
之事馬太守微笑道學生初到此間也不知黃州菊
花落瓣親見一次此時方信可見老太師學問淵博
有包羅天地之抱負學士大人一時忽略陷於不知
何不到京中太師門下賠罪一番必然回嗔作喜東

坡道學生也要去恨無其由太守道將來有一事方便只是不敢輕勞東坡問何事太守道常規冬至筭必有賀表到京例差地方官一員學士大人若不嫌瑣屑假進表爲由到京也好東坡道承堂尊大人用情學生願往太守道這道表章只得借重學士大筆東坡應允別了馬太守回衙想起荆公囑付要取瞿塘中峽水的話來初時心中不服連這取水一節置之度外如今却要替他出力做這件事以贖妄言之罪但此事不可輕托他人現今夫人有恙思想家鄉既承賢守公美意不若告假親送家眷還鄉取得

塘中峽水庶爲兩便黃州至眉州一水之地路正

瞿塘三峽過那三峽

西陵峽

巫峽

歸峽

西陵峽爲上峽巫峽爲中峽歸峽爲下峽那西陵峽又喚做瞿塘峽在夔州府城之東兩岸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所以總喚做瞿塘三峽此三峽共長七百餘里兩岸連山無闕重巒疊嶂隱天蔽日風無南北惟有上下自黃州到眉州總有四千餘里之程夔州適當其半東坡心下計較若送家眷直到眉州往回將及萬里把賀冬表又擔誤了

我如今有箇道理，叫做公私兩盡。從陸路送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往夔州換船下峽，取了中峽之水，轉回黃州。方往東京，可不是公私兩盡。算計已定，對夫人說知，收拾行李，辭別了馬太守衙門。上懸一箇告假的牌面，擇了吉日，準備車馬，喚集人夫，合家起程。一路無事，自不必說。

纔過夷陵州

早是高唐縣

驛卒報好音

夔州在前面

東坡到了夔州，與夫人分手，屬付得力管家，一路小心伏侍夫人回去。東坡討箇江船，自夔州開發順流

而下。原來這灩澦堆，是江口一塊孤石，亭亭獨立，夏即浸沒，冬即露出。因水滿石沒之時，舟人取途不定，故又名猶豫堆。俗諺云：

猶豫大如象

暗在塘不可上

猶豫大如馬

明在塘不可下

東坡在重陽後起身。此時尚在秋後冬前，又其年是閏八月，遲了一箇月的節氣，所以水勢還大。上水時舟行甚遲，下水時却甚快。東坡來時，正怕遲慢，所以舍舟從陸。同時乘着水勢，一瀉千里，好不順溜。東坡看見那峭壁千尋，沸波一線，想要做一篇二峽賦，結

構不就。因連日鞍馬困倦，憑几構思，不覺睡去。不曾分付得水手打水，及至醒來問時，已是下峽過了中峽了。東坡分付我要取中峽之水，快與我撥轉船頭。水手稟道：老爺三峽相連，水如瀑布，船如箭發。若回船便是逆水，日行數里，用力甚難。東坡沉吟半晌，問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稟道：上二峽懸崖峭壁，船不能停到歸峽，山水之勢漸平，崖上不多路，就有市井街道。東坡叫泊了船，分付蒼頭你上崖去看。有年長知事的居民，喚一箇上來，不要聲張，驚動了他。蒼頭領命登崖，不多時帶一箇老人上船，口稱居

東坡以美言撫慰我，是過往客官，與你居民沒有統屬，要問你一句話。那瞿塘三峽那一峽的水好？老者道：三峽相連，並無阻礙，上峽流於中峽，中峽流於下峽，晝夜不斷，一般樣水，難分好歹。東坡暗想：道荆公膠柱鼓瑟，三峽相連，一般樣水，何必定要中峽？叫手下給官價與百姓買箇乾淨磁甕，自己立於船頭，看水手將下峽水滿滿的汲了一甕，用桑皮紙封固，親手僉押，即刻開船，直至黃州拜了馬太守，夜間草成賀冬表，送去府中，馬太守讀了表文，深贊蘇君大才，齎表官就僉了。蘇軾名諱擇了吉日，與東坡

錢行東坡齋了表文帶了一甕蜀水星夜來到東京
仍投大相國寺內天色還早命手下擡了水甕乘馬
到相府來見荆公荆公正當閒坐聞門上通報黃州
團練使蘇爺求見荆公笑道已經一載矣分付守門
官緩着些出去引他東書房相見守門官領命荆公
先到書房見柱上所貼詩稿經年塵埃迷目親手於
鷓尾篋中取拂塵將塵拂去儼然如舊荆公端坐於
書房却說守門官延捱了半晌方請蘇爺東坡聽說
東書房相見想起改詩的去處面上赧然勉強進府
到書房見了荆公下拜荆公用手相扶道不在大堂

相見惟思遠路風霜休得過禮命童兒看坐東坡坐
下偷看詩稿貼於對面荆公用拂塵往左一指道子
瞻可見光陰迅速去歲作此詩又經一載矣東坡起
身拜伏於地荆公用手扶住道子瞻爲何東坡道晚
學生甘罪了荆公道你見了黃州菊花落瓣麼東坡
道是荆公道日中未見此一種也怪不得子瞻東坡
道晚學生才疎識淺全仗老太師海涵茶罷荆公問
道老夫煩足下帶瞿塘中峽水可有麼東坡道見携
府外荆公命掌候官兩員將水甕擡進書房荆公親
以衣袖拂拭紙封打開命童兒茶甕中煨火用銀銚

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於內候湯如蠚眼急取起傾入其茶色半晌方見荆公道問此水何處取來東坡道巫峽荆公道是中峽了東坡道正是荆公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東坡大驚述土人之言三峽相連一般樣水晚學生誤聽了實是取下峽之水老太師何以辨之荆公道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須是細心察理老天若非親到黃州看過菊花怎麼詩中敢亂道黃花落瓣這瞿塘水性出於水經補註上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惟中峽緩急相半太醫院官乃明醫知老夫



亦中腕變症故用中峽水引經此水烹陽羨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見茶色半晌方見故知是下峽東坡離席謝罪荆公道何罪之有皆因子瞻過於聰明以致疎略如此老夫今日偶然無事幸子瞻光顧一向相處尚不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老夫不自揣量要考子瞻一考東坡欣然答道晚學生請題荆公道且住老夫若遽然考你只說老夫恃了一日之長子瞻到先考老夫一考然後老夫請教東坡鞠躬道晚學生怎麼敢荆公道子瞻既不肯考老夫老夫却不好僭妄也罷叫徐倫把書房中書櫃

盡數與我開了左右二十四櫃書皆積滿但憑於左
右櫥內上中下三層取書一冊不拘前後念上文一
句老夫答下句不來就算老夫無學東坡暗想道這
老甚迂闊難道這些書都記在腹內雖然如此不好
去考他答應道這箇晚學生不敢荆公道咳道不得
箇恭敬不如從命了東坡使乖只揀塵灰多處料久
不看也忘記了任意抽書一本未見簽題揭開居坐
隨口念一句道如意君安樂否荆公接口道竊已啖
之矣可是東坡道正是荆公取過書來問道這句書
怎麼講東坡不曾看得書上詳細暗想唐人譏則天

不曾稱薛敖曹爲如意君或者差人問候曾有此言
只是下文說竊已啖之矣文理却接上面不來沉吟
了一會又想道不要惹這老頭兒干虛不如一實答
應道晚學生不知荆公道這也不是什麼秘書如何
就不曉得這是一樁小故事漢末靈帝時長沙郡武
岡山後有一狐穴深入數丈內有九尾狐狸二頭日
久年深皆能變化時常化作美婦人遇着男子往來
誘入穴中行樂小不如意分而食之後有一人姓劉
名靈善於採戰之術入山採藥被二妖所擄夜晚求
權劉靈用抽添火候工夫枕席之間二狐快樂稱爲

如。意。君。大。狐。出。山。打。食。則。小。狐。看。守。小。狐。出。山。則。大。狐。亦。如。之。日。就。月。將。並。無。忌。憚。酒。後。露。其。本。形。劉。璽。有。恐。怖。之。心。精。力。衰。倦。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雲。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啖。劉。璽。於。腹。內。大。狐。回。穴。心。記。劉。生。問。道。如。意。君。安。樂。否。小。狐。答。道。竊。已。啖。之。矣。二。狐。相。爭。追。逐。滿。山。喊。叫。樵。人。竊。聽。遂。得。其。詳。記。於。漢。末。全。書。子。瞻。想。未。涉。獵。東。坡。道。老。太。師。學。問。淵。深。非。晚。輩。淺。學。可。及。荆。公。微。笑。道。這。也。算。考。過。老。夫。了。老。夫。還。席。也。要。考。子。瞻。一。考。子。瞻。休。得。吝。教。東。坡。道。求。老。太。師。命。題。平。易。荆。公。道。考。別。件。事。

又。道。老。夫。作。難。久。聞。子。瞻。善。於。作。對。今。年。叫。了。箇。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箇。兩。頭。春。老。夫。就。將。此。爲。題。出。句。求。對。以。觀。子。瞻。妙。才。命。童。兒。取。紙。筆。過。來。荆。公。寫。出。一。對。道。
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

東。坡。雖。是。妙。才。這。對。出。得。蹊。蹊。一。時。尋。對。不。出。羞。顏。可。掬。面。皮。通。紅。了。荆。公。問。道。子。瞻。從。湖。州。至。黃。州。可。從。蘇。州。潤。州。經。過。應。東。坡。道。此。是。便。道。荆。公。道。蘇。州。金。闈。門。外。至。於。虎。丘。這。一。帶。路。叫。做。山。塘。約。有。七。里。之。遙。其。半。路。名。爲。半。塘。潤。州。古。名。鐵。甕。城。臨。於。大。江。

有金山銀山玉山這叫做三山俱有佛殿僧房想子瞻都會遊覽東坡答應道是荆公道老夫再將蘇潤二州各出一對求子瞻對之蘇州對云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潤州對云

鐵甕城西金玉銀山三寶地

東坡思想多時不能成對只得謝罪而出荆公聽了東坡受了些醜醜終指其木明日奏過神宗天子猶了他翰林學士之職後人評這篇話道以東坡天衣尚然二被荆公所屈何况才不如東坡者因作詩

項托曾為孔子師

荆公反把子瞻嗤

為人第一謙虛好

學問茫茫無盡期